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靖康要録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鄧友檒

靖康要録卷三

三月一日侍御史孫覿言伏見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國柄擅竊國家爵禄之寵布於私門弟姪子孫悉列從班或視近弼薦紳士民憤怨歲久罪惡貫盈稍已暴白于天下矣近聞王闕孚等三人並已落職押歸本貫所有資政殿大學士蔡攸保和殿大學士蔡行保和殿學士駙馬都尉蔡鞗顯謨閣直學士蔡術蔡衍顯謨閣待制

蔡脩蔡衛徽猷閣待制蔡仍直龍圖閣蔡衎皆自金兵迫近畿甸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有司攷覈具見罪狀并右文殿修撰王師服並乞依王閎孚等例落職押歸本貫其增秩至太中大夫以上者亦合降充庶官內蔡絛乞依祖宗舊法换授右列以示典憲之公慰四方之望奉聖旨蔡絛與換深州防禦使餘官並落職與在外宮祠蔡衛放罷宗正丞

二日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

降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罪大不恭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不敢執奏或被旨即行不復關三省事至微末亦請宸翰其始中人領事內中奏陳而為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興功利而于法所不可者亦為之最後宰執大臣或行事有戾于法或差除不允僉議或親知私謁干請者亦為之由是號令日紊綱紀日壞矣夫三省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日與之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

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退之可也豈有自覽細務悉
降御筆而可以為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
此弊矣然臣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內中批降施行者
此與前者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凡內外臣僚所陳獻利
害措畫事宜可付三省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之庶
幾不戾于法憲不惑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于下可以
杜多門之政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
此惟陛下財幸奉聖旨今後聖旨不經由三省密院者

諸官司不得便行即時申中書省審奏候得旨方許施行　制曰庇民尊主緊賢哲之遠猷崇德報功實帝王之先務昭揭彝倫之丕範遠旌希世之偉人爰錫恤章式孚衆聽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仲淹清明而直諒博大而剛方早負名世之才出贊寖昌之運危言驚世高誼薄乎雲天直道立朝勁氣沮乎金石入議大政有功斯人沛膏澤於下民罄嘉猷於告后山有伏猛則藜藿至於不採朝知強

本則精神為之折衝當夏賊之跳梁總師干而扞禦料敵制勝機謀若神弭變消萌酋渠褫魄聲名暴於蠻貊功烈著於鼎彝故歛祉廟堂緝熙乎帝載運籌帷幄振張乎天威文武維憲萬邦風釆想見天下泰山北斗學者仰其高明景星鳳凰人皆快於瞻覩嘗規皇都億載之業宜建金城萬雉之謀功成於元豐效見於今日屬纂臨於初政彌歎想於宏謨思有褒揚聳兹遐邇命圭華衮已位上公之槐胙土苴茅載賜全魏之履豈特賞

當賢而臣下勸庶幾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寵靈

斯享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制曰大臣本道術以

事君舉明主比隆於三代王者揆人心而發政褒有德

用懷於萬方緬想一代之宗臣昔為天下之大老皜乎

不可尚矣民到于今稱之惟勲德之俱高顧褒崇之未

極追須愍册用慰輿情故追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剛

大而惠和清直而寬裕勇於義果於德孟軻名世之才

以斯道覺斯人伊尹天民之任早由公望横翊要途知

無不為言底可績誠閑金石節貫松筠逮登揆路之崇允副巖瞻之寄除苛解嬈致治庶幾成康陳善閉邪恥君不及堯舜勲在王室澤潤生民聲名播於四陲畫像遍於比屋羣心奮義生也榮而死也哀千載聞風頑夫廉而懦夫立究觀圖籍所載是謂社稷之臣屬丕績于正經思大明於國是爰獎四朝之舊弼茂揚萬世之清流寵陟帝師永標人範昔抗浮雲之志何有華衮之褒庶明欽慕之誠益勵敦厖之俗可特贈太師合得恩數

令吏部檢舉申　制曰朕撫有嘉師紹隆聖緒思褒明德之佐以厚風俗之原永惟舊弼之良夙高當世之望肆頒閎策用協師言故任覲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傅張商英器博而用閎識周而才敏鈎深探遠有經邦國之文析微研幾有達天人之學俾培休運薦揚顯途入告謀猷忠嘉合皐稷之美出宣政事果藝兼由求之能逮居丞轄於中臺克振紀綱於庶務巖瞻益峻輿論攸宗袞繡之歸周公孰效斧斨之缺鹽梅之得傳說

終膺夢卜之求慎名器以清仕途抑浮靡而節邦用朝有百揆之叙時歌六府之修去織拔葵躬礪公儀之節徹騶減樂人推楊瑄之清悵功業之未成不期月而已去金石益堅於晩節風波屢出於危塗天不假於憖遺人遽悲於殄瘁屬惟新於庶政肆加賁於殊勲錫以命圭超陞槐位刻之銘印交焕泉扃遐想高風尚歆休命可特贈太保餘如故

三日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公

朝之義誕揚明命敷告治廷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知沈而識精器博而用遠早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備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真祠之逸陞華秘殿庶使於諮詢陪賦爰田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宫使依前光祿大夫　制

曰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盍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辥宣之方畧材全而藏用陋黄霸之功名尚猶黄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三十六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與聖統無踰老臣㫋登在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贈爵邑昭示寵光

於戲多難以興在勉強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為毋負天下之舉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翰林院學士何㮚守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梅執禮除翰林學士陳過廷除御史中丞僉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尚書右丞李梲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四日昨覃恩指揮內文臣中大夫轉太中大夫武臣承

宣使轉節度使者並與回授　臣僚上言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宫王安中資性奸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内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敵情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撫恤並未嘗有一言及之洎安中還朝坐席未暖敵兵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

被刼掠者室廬焚蕩資財悉空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
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所致其
罪不在於梁師成譚稹之下尚以從官宮祠未厭公議
伏望明正典刑奉聖旨王安中師燕日久藥師結構叛
命並不譏察懷奸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
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奉聖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
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宋喚除發運使莫儔
差權直學士院王蕃罪大責輕可瓊州安置孫覿妄言

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李光除侍御史日下供職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燕以來爲宣撫使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共成邊患幾喪社稷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任便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扈從上皇不可使離行宫此爲攸計則善爲上皇計則未善也攸依上皇廢格責命必隨車駕至都巧謀奸計復竊恩寵此臣所謂爲攸計善也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肉之使侍上皇蒙眷任如舊人心

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寧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彥之類臣所謂為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為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父子兄弟間自為矛盾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間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奸邪可畏不得不預為之備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憐於上皇而謫居指揮有

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睿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
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聖意曉然知公議之不
容如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
謫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廷不以私恩撓法而朝
廷之威令亦不屈於臣下不亦善乎奉聖旨候攸到
京三省取旨施行　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高俅
扈送上皇宣勞既久加檢校太保進封蔄國公餘依舊
折彥質除徽猷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

七日開封少尹田灝特除直秘閣差充宣諭使司叅謀官門下侍郎趙野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宫奉迎使蔡攸充副使皇帝上道君表臣桓言一違宸顔再更月律望雲飛而結想徯日御以言旋春序向闌暄和在候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儲神昭曠熈命穆清化洽區中治已超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叢霄惟翼衛於百神宜駢臻於萬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之勞方天地之晏清顧邦畿之寧謐夙馳使介冒貢誠忱伏望回鑾馭以

安行沂龍舟而利涉致天下之養申徽顧於晨昏得四
海之歡慰羣心於黎庶瞻望行闕臣無任云云謹遣皇
弟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景王臣杞通議大夫守門
下侍郎臣趙野安德軍節度充上清寶籙宮使臣鄭戌
之上表奉迎以聞
十日聖旨擷景園可改作宮以居太上皇后又詔寧德
宮以壽祺殿為名　臣僚上言追贈司馬光太師實主
上初政所先天下甚幸光之子康卒康孤植不幸亦卒

光之後再絶復立族子楨為康之後去年楨亦卒止有一過房子方七八歲康之妻張氏今八十歲主光祭祀去年赦恩應遺表恩澤未出官身亡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孫授遺表恩未出官卒方乞再奏楨而楨不幸繼有指揮十年後者悉該釐革楨雖有子亦不得霑預光之後無人食禄已十五年矣伏望以光遺表奏孫之官移奏見存曽孫使之世禄不絶光姪孫朴見任宣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差遣使之焰管光家以稱詔書追贈

之意奉聖旨特依其司馬朴差同判西京國子監李邦彦差提舉西京崇福宫葉夢得差知東平府李回鎮江府王靚平江府曾開潁昌府

十一日發運判官陸寘落職送吏部以不迎上皇駕也

臣僚上言臣近蒙朝廷差往京兆鄜延招集兵馬事畢甫還未獲賜對伏聞太上皇后還闕有日有司涓日車駕出迎見陛下孝治之心足以風動四方甚盛德事也然道路之間口語藉藉以謂陛下欲開宣德門奉太

后歸大内同聽政事有耳目者無不驚駭自古妃后撓權未有不貽禍外家者載在方冊班班可考太上皇后聰明仁聖豈肯為此必奸邪自營之計陛下欲曲盡其私奈陷母后於不義何竊惟國朝以來如明肅之佐仁祖宣仁之佐哲宗皆在幼年之際非陛下今日比也陛下育德東宮累年於兹仁孝恭儉聞於天下即位之始四方萬里同心戴舜當金人擁兵渡河直造京國方是之時宗社之危甚於累卵陛下獨奮乾綱毅然有躬行

天討之志敵方請和陛下愛恤生靈神武不殺俯從其請尋盟修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中興之主豈如仁祖哲宗幼冲之際而須母后共政乎況太上以神器付元嗣陛下以適長嗣大統天下之際其誰敢私傳不云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陛下當順天之心從民之望躬親聽斷以詢大義欽承太上詔旨奉太上皇后歸寧德宫以盡孝養之道乃所以為外家之福也萬一太上皇后過聽浮言而欲為此恐墮奸邪計中奸邪之人衆

所深疾請以近事言之前日京城圍閉疑有為之内應者軍民士庶不勝其憤伏闕獻書十數萬衆不期而集取其所惡食其肉碎其骨膾其肝而後已此豈行其私忿也哉皆為陛下社稷計也恭惟陛下踐位以來再造宋室豐功厚德天人所歸太上皇后義當退聽以稱靜正之德閫外之事不宜預聞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可不戒哉朝廷公卿百執事之列當以死爭之陛下辨忠邪而誅賞之不然則蕭墻之禍起於肘腋而敵人亦

觀釁而旋至矣陛下如不以臣言為信願詔執事之臣召三事大夫而問之名羣黎百姓而問之名三軍而問之然後以其言上達太上皇后而審擇處焉天下幸甚

聖旨劉與寧德宮内侍　梅執禮除吏部尚書蔣猷兵部尚書李彌大刑部尚書翟汝文翰林學士李回禮部侍郎孫傅給事中韓駒中書舍人李皓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安國起居郎馬涓起居舍人曹輔監察御史胡直儒工部尚書張慤户部侍郎候邊事寧日赴闕

十二日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臣聞重爵位則多士勸愼用人則朝廷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年朝廷此獘尤甚末流至今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二月爾凡用四宰相九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慎取故去之必速近日除用尤爲超躐有趣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著功效而先與峻職者有自閑廢徑爲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褐爲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能否固

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世用者如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不過一二人而已未聞當時之百執事衆皆然也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剗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特加詳慎毋具僃官僚毋超躐除授毋狃私授毋用非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無煩言則朝廷清而多士勸矣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等言伏覩太上皇后先還京邑訪聞欲由宣德

門入內禁中道途之言固未可信竊惟太上皇帝謙虛
退託以宗廟社稷禪授於陛下退居舊宮此帝堯之大
德也太上皇后內助協謀之力居多必能上體太上皇
帝聖德決無此議萬一有之於禮為未安臣等據禮婦
人從夫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太上皇帝既居龍德則
太上皇后無居禁中之理願依前降詔奉迎居寧德宮
實與龍德事體相類不至違悖以明夫婦之義以厚母
子之儀以正朝廷之典不勝幸甚取進止　奉聖旨宋

伯友吳德休王倈並不前去迎接肅王如肅王不到其逐人遠竄海島

十四日詔曰初嗣歷服遭遇艱難頼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大夫之議擐甲冑冒矢石扞禦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第立功將士以名來上毋以愛惰為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勵思奮協圖康功今後

非有軍功戰功及實有勞績人外並無恩倖非泛轉官
賞賜布告遠邇使明知朕意　錢蓋除户部侍郎　制
自太宰徐處仁以下以上即位推恩遷秩有差
十五日聖旨南劒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
布衣鄒柄並特補承務郎發來赴闕令引見上殿　道君
太上皇帝誥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天命喜
無所喻然有恭謝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衛兵
僅滿三千庶事草𠞰固可知也及邊吏弛備敵騎犯闕

行宫邈在淮泗而都城盡閉道路隔絶深自惟念恐貽
嗣聖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衛至于止粮綱截遞角皆私
憂過計恐資敵耳緣此三事奸人乗間造言緣飾形似遂
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勅州縣而實及予躬與言及
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煥賫書至行宫遂得通父
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宫釋然胸中無有
芥蔕重惟宗廟再安雖頼大臣翊賛之助至若使予父
子之間歡然而無纎毫憂疑者煥竭力為多也傳言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效矣㬂周旋兩宫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㬂云

十六日詔曰朕承道君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弗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民朕夙

夜追咎何痛如之詔元主和議李邦彦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

臣僚上言契勘朱勔父子倚藉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平江府并二浙諸州縣自通判以上往往盡出勔門氣焰薰灼無所不至又聞勔家收養亡命逃軍至

數千人每遇朔望門人使臣羅列廷下腰金者不下三數百人二浙之民既罹荼毒又惡僭侈平昔莫敢誰何姑以避禍而已臣近拘截舟船應付行宫其諸王帝姬倉卒有止乘草籠網船東下者而朱勔之子汝賢汝功安作名目貼占上等座船十餘隻船載所藏黄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餘舟尚能與女壻胡綿親家劉壽船家前去體問得朱勔父子叔姪家資無慮數千百萬前日金人侵侮深入上自乘輿供奉之物下至臣僚民庶之

家悉裒聚以應一時之急豈容奸蠹之人輒爾倖免欲望特降睿旨自闕下選差清強官委之取便路前去體究二浙見任官如有不經由三省密院直降指揮差注者並一面先次放罷如有雖係朝廷指揮而來歷本由勔父子者即行體量倘不作過且留在任若有作過違法害民者具名奏劾重行典憲至於招納亡命亦許所委官根究指實隨即措置其見在家資並乞直取以助

國計田宅兼行拘收庶以少謝東南平日被害之民奉

聖旨兩浙州縣應緣交通朱勔騷擾害民官吏並令本
路漕臣程昌㝢顧彦臣體究取索先次放罷差官兼權
具申尚書省其應朱勔家名募到花石綱人兵并揀充
廂禁軍仍用拘收朱勔家財先次支與招軍例物直取
朱勔家資拘收田宅依奏令本路措管中取朝廷指揮
恭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奏恭聞太上皇帝聖駕將還
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或者以謂
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構造言語離間陛下父子致有

疑心臣竊惑之仰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金人侵擾因厭萬幾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星變而答天戒太子皇懼入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於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耶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仁慈陛下孝德二

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惶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此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寛仁豁達不防奸邪浸以欺惑旣已痛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興嘆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盡遵

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為
陛下感激敷陳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候萬一
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
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
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羣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
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決倘
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奉迎之禮備加隆盛陛下鑾
輿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百官公卿士庶

耆老皆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夊遽如彼今日之
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託付之重使寇難稍平京
師人安政事修舉人心歡快能如是乎以慰悅上皇之
心方知此時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
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為令式使四
方具知陛下處已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
於人臣中選端正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
賛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真脫然不

復以天下事累已嗇神歛明治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為天子唯父為尊得盡生事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介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百神保佑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上皇享萬年天下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

有言責然區區愚忠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不避僭越之罪竊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伏惟睿慈特賜裁處奉聖旨陳公輔除見闕諫官　臣竊上言恭惟太上皇帝臨涖天下二十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嗣之意比縁金人内侵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俾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傳位之本旨也夫以上皇英明果斷獨定大議巍巍盛德比同帝堯在廷之臣無能仰賛睿決者

而誠心退托之意未孚於天下何以昭示後世見上皇之用心哉願下明詔推原盛德宣布中外以稱陛下尊崇孝養之意著在史冊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事李綱奉迎太上皇於南京賜玉帶金魚古象簡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門獨蔡攸及内侍數人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小船乘載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亳州州宅中市驢騾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宇文

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沿途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行宮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

是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使臣數十人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曰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朱勔盧宗原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

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童貫等亦相繼而去道君皇帝喜李綱之來故有是賜

十七日徐秉哲除殿中侍御史吕好問左司諫崔鶠右正言李擢李會師驥並與外任孫覿唐重日下出門

知樞密院李綱奏京城四壁提舉守禦官以下計八百八十三人隨龍人别作施行外奉聖旨並與等第推恩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昔晉文公既立賞從者之

勲而介子推不言禄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義罪賞姧
上下相蒙後世賢之夫臣之事君有義命焉貪天之功
為己力是無命也義罪賞姧上下相蒙是無義也有一
於此罪莫大焉臣復聞昔者英宗登極韓琦嘗專策立
之功掩慈聖光烈之大徳矣時富弼辭轉官之疏有曰
安得如韓琦等後來之功效深切著明蓋譏之也哲宗
登極蔡確又專策立之功掩宣仁聖烈之大徳矣時王
巖叟行謫命之詞有曰大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蓋罪

之也雖然慈聖之謗當時已明宣仁之謗至今未泯忠臣義士為之痛心疾首二臣之罪大矣恭惟太上皇帝臨涖天下二十有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嗣之意道路之人罔不聞知比緣金人深入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以陛下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睿志先定傳位之本旨也道途之人咸知聖意所起跂踵朝夕冀聞大號是時吳敏給事黃門寓直翰林當草傳位之詔即用為門下侍郎天下之人因言敏首建大謀

由是策立之功獨歸於敏而上皇誠心退託之意未孚於天下夫父有天下傳歸于子此古今之通義而上皇聖意之先定者也陛下毓德春宫十有一年天人之望允屬宗社之託已固禪授之際誰敢異議者若敏果有此言亦人臣之職當然耳尚何功之足云若獨斷於上皇之意是乃貪天之功也不兩月為樞府宰相叨竊大位意得色驕受此名而不辭得不愧於忠臣義士之心乎況敏天資懦弱暗於事機受任以來依違苟免謨謀

智畧曾未有聞比者王旅既集軍聲大振不能仰賛睿決挫此敵師乃同衆人堅守和議而又懷私謀身植黨庇姧聲名日損天下失望欲望聖明罷敏政事黜其策立之功然後下明詔推尊上皇誠心退託之本意以明父子之恩以正君臣之義以為人臣貪功竊位者之戒取進止

十八日御史中丞許翰言恭覩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姧凶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

殲夷士論猶鬱勔肆奸惡踰二十年專以奇技淫巧熒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内建節正任厮役姻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濁亂朝政名為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奸贓擢髮莫數臣近嘗論奏方今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稽察而有司帳籍尚可驅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强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勔父子並其姪汝翌汝

賢等及自來專一應付當爲監司守令力能刻剥生民助其凶焰除徐鑄王汝明蔣㚖已死亡外令前發運使盧宗原陸寘前兩浙提刑王仲閎胡遂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寀許㒜司録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華亭縣黄昌衡淮南運使俞䞉前知秀州周審言并諸司人吏已未出職並乞勾赴所司一就勾勘根磨自來應付過錢物計其家資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元係强奪侵占者據契撥還勔父子罪惡

滔天非正典刑戮之藁街不足以紓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黜責施行聖旨特免根治見任人並罷胡邃放罷送吏部王仲閎俞賙周審言落職陸寘許漆周杞宋晦並送吏部　臣僚上言伏見三月十五日聖旨朱汝賢汝功汝楫汝翼汝舟並與守本官致仕吏部供到朱汝賢係慶陽軍承宣使朱汝功係拱衛大夫靜江軍承宣使朱汝楫係拱衛大夫華州觀察使朱汝翼係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朱汝舟係拱衛大夫明州

觀察使臣竊詳陛下即位以來并逐姦凶已正典刑而蔡京王黼子弟族人職名爵秩例從降貶四海莫不欣快而朱冲父子竊弄威福肆為姦貪無所不至引用羣小自監司以至州縣徧滿東南士民怨憤孰不扼腕今朱冲既死卹典未經追奪而勔止放歸田里今又使子孫以崇階美職退歸里巷恐非陛下誅鋤姦凶愛惜名器之本意伏望悉行追奪以為儌倖小人之戒奉聖旨朱勔令衡州居住朱汝賢汝功汝舟汝楫並與武功大

夫餘官追奪朱汝翼落職內朱汝明仍落邊郡並令隨侍朱勔所在州府差人管押前去朱勔孫閤門宣贊舍人朱紼朱繹朱約朱絇朱緯朱緩閤門祗候朱綽朱紳並落職隨侍前去

十九日駕出郊迎奉太上皇后

二十日張孝純陳遘詹度守城有功張孝純陳遘並除資政殿學士詹度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澤州高世由除直龍圖閣通判時敦除直祕閣以敵至能保州城故

也　章思永除監察御史　上皇密表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佶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門下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效致干戈並興弗獲康靜以宗廟社稷生靈赤子為念已傳太寶於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銷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清寧而基業有無疆之福中外享昇平之樂如其兵戈戢偃溥率安康之後臣即甘心

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敢妄言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懇祈或未至當更乞重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靈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伏望真慈特賜俯鑒臣謹因神霄值日功曹吏王搽密表一通上詣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候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以聞

二十一日駕詣寧德宮朝見太上皇后　勑扈從上皇行宮官吏等乃者上皇南幸淮浙朕方懔然固守宗廟

恭念行宫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夙夜思慕恨不能從實
賴忠良代朕宣力悉心扈衛迄保安寧今鑾輿將還天
下共慶有功者賞衆無間言應扈從行宫官吏已詔有
司俟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迫於公議行遣
外餘令臺諫並不得以今日降詔前事彈劾其有願在
外居住者聽故兹詔諭想宜知悉又詔遣陳求道賫銀
絹支賜扈從將校軍兵仍賜詔諭　孫覿差知和州朱
勝非與郡盧襄除兵部侍郎

二十二日聖旨布衣上書或有可行者作速施行使民庶知朕能用直言之意　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近年臣僚陳請乞不隸臺察者如東西兩閤門客省四方館不隸察之類並乞依舊施行奉聖旨依奏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伏見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曾紆福建轉運副使趙岍唐續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黃昌衡提舉京畿常平陸寀皆緣交結權倖以躐取名位邪佞凶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岍續連

任福建漕臣朝廷近差陳磷等為代遂通賄賂於梁師成以造茶為名不肯離任佑乃泉州大商今市舶廨舍在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贓汙不法民受其弊昌衡寮皆朱勔上客昌衡項知秀州華亭抑勒人户依等第科買白鷴每隻至有百餘千者自秀州至蘇州花石珍禽絡繹不絶遂就除本州通判益肆掊取寮知平江長洲專一勾當朱勔家事抑勒上户為朱勔佃田枷項承認至破家蕩産猶監錮不已良民子女必為勾至田園

膏腴者竭力攘奪以捜尋奇玩而發人𮂉篋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掘人墳塚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事内臣王珦進職賜帶頃任真州鎮江通判皆以本州倡女自隨替罷挈之而去惟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為清議之所不容伏望盡行竄斥以正刑書奉聖旨曾紆趙岍唐績張佑黄昌衡陞寀並放罷送吏部内有職人仍落職

二十五日臣僚上言右文殿修撰京東轉運副使王子

獻憸佞無恥諂事李彥以公田刻剥於民賔緣進職京東之民欲食其肉又諂事趙良嗣移漕燕山負權恃勢畧不事事為言者論奏降黜以趨媚李彥不旋踵還秩復使京東提舉京西北路常平李端愿巧佞便佞奴事李彥貨賂交通無復廉節屢為辟薦以常平與之乃强罷見任人李處遯在京西一路搔動民不聊生伏望並賜罷斥奏聖旨王子獻李端愿並放罷送吏部王子獻仍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西清次對之官天子侍

從之臣也非文學足以備顧問德望足以儀朝廷者豈容冒居自崇寧以來宰相之子例為此官既除修撰即遷待制有如階官指日轉行名器之輕也如此祖宗之時宰相之子官至正郎者猶少趙普王旦為相十二年子猶白身此蓋不欲使貴冑與寒畯爭進所以服人心也至蔡攸始為待制士論駭之其後乳臭童稚目未知書綺襦竹馬方務嬉戲而官已列禁從蔡京王黼之子今已落職而鄭居中之子修年億年劉正夫之子卓民

阜民余深之子章白時中之子彥暉或為待詔或為直學士官品崇赫而人才駑下何以稱之有害國體取笑中外伏望悉褫其職以協輿論奉聖旨並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棁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為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秘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按李孝迪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為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為吏部尚書則吏部之

事廢為翰林學士則文詞䟽繆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彦婣家騶引為中書侍郎當國家多難之際曽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效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實貨哉但諂温語勸諭無不可者孝廸輒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金人殺掠劫俘為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閈之間無不怨憤所從官指權貴之家差牒未授降官已至士人皆笑其昏妄

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亦受害伏望特賜罷斥奉聖旨王孝迪放罷　門下侍郎趙野奏蒙陛下差委奉迎上皇事與志違進退失據若即乞身引退恐涉避事之嫌若不具布情實議者必以臣為貪位固寵怙不知恥尚因使事以苟榮禄伏望陛下俯察愚忠保其素守特降睿旨許臣候奉迎上皇回日守本官致仕或在外宫祠奉聖旨所請不允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去年十二月太上皇帝下詔有曰搢紳賢能陷於黨

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臣於此有以仰見太上皇帝聰明仁聖悯黨人之流落鑒法度之拘畏欲兼收並用革而通之以示天下之至公也今陛下克紹太上皇之美意已贈司馬光等官及遵奉祖宗法度矣臣愚謂如黨人之未歿與其子孫可録用者願令有司條具以聞夫太祖太宗與熙寧元祐紹聖之所行者皆祖宗法也損益因革不可偏廢願詔朝廷置司講畫取其得於中者而行之以稱太上皇之明詔不勝幸甚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前日金人圍汴朝廷下諸路調集夫兵起發財物而監司守令奉行不一適以擾民姑以所聞江西一路言之調發科配縣各為政或槩勒編户應慕為勇敢或遂用稅籍數出僱夫錢此州縣所行也或朝廷拋糴數外别作名目復糴數十萬斛而未嘗有本錢或詔令已罷非泛拋買而遣官催促起發如故此漕司所行也或起諸處歲額合用錢而聚寄於廨宇所在屬縣此倉司所行也或令州縣盡數起發槍仗

手資給發遣或令諸縣且教閱槍仗手別聽指揮此憲司帥司移檄之異也凡此數端乃其大者民間洶洶一日數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戒戢如諸路有似此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李綱劄子臣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惟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境土為人子孫固當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賴塘泊以

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入境遣使議和李梲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以親王宰相為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索金銀物帛之數後與李邦彥等廷爭以為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犒師之數當量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羣臣不合因再拜乞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四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

類並不與聞然猶有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𢧐臣亦罷斥而三鎮之詔遂行方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寇逼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為朝廷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退師後數日方遣兵防扼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

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反今已爽約又沿路屠僇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别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為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民心揺動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當用何兵蓄聚粮草當以何法遣師命將當以何人夫四者不可不預為之隄防臣昨已具劄子奏聞乞令元建議臣僚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所急無

大於此願下臣此章令在廷之臣集議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聞早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昔漢文帝從代而即位纔數月之間有司固請預建太子唐太宗内禪未踰兩月亦立太子何者當危疑之際所以正國本繫人心也恭惟皇帝陛下毓德宸闈年垂一紀仁孝聖哲日聞四方天下莫不歸心故一旦金人入境天步艱難太上皇帝舉神器以屬陛下而人無異議天

下貼然數旬之中敵師宵遁社稷再安者蓋以陛下種德之遠人心素歸故也然而猾夏之後國威實行尚聞頗有不自安之人胥動浮言震驚於衆臣愚竊以謂非早定元子之位無以鎮之臣不勝大願則古者預建國本以幸天下如蒙察允即乞降三省密院速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典禮施行臣昧死取進止奉御札批付三省二十七日廸功郎范宗尹奏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

遠矣趙高謂鹿為馬而二世惑焉者葢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相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安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纉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為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顧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為欺罔

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
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
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下究矣取進止奉聖旨出榜朝
堂 宰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
耿南仲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然後車駕進見李綱以
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
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之
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斷故

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綱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南仲怫然而怒既退再名對於睿思殿南仲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

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綱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是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敵兵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里閭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曰卿不須如此於是綱出居啟聖院不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

藥宣押送朝及押赴密院治事

二十八日少宰吴敏劄子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朝忠義憤發首陳去奸之義繼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已即聽其言劉克沈濳或久乃施行東之被奬今適其時伏望録東之誠加以官使以諷在列奉聖旨補迪功郎賜同進士出身與太學正録差遣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覩陛下踐阼之初以朱勔放歸田里天下莫不稱頌新政先於去惡然士論藉藉猶謂典刑未正臣請為陛

下言之論者曰勔施毒螫於東南為民蠹賊為國斂怨
而臣復以勔有大惡不可不誅御前財物非天子私藏
蓋欲廣儲蓄備緩急耳勔輒請為花石什物之費今日百
萬明日數十萬前後蠹耗不計其數東南常平并轉運
司錢則取之向來燕山免夫錢宜不可取矣勔亦取之
遂使國家財物内外一空今日兵興之際幾不可支吾
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吏屬皆勔以貨賂除授
謂東南為小朝廷於是令行私廷權移匹庶廢置予奪

在牙頰間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權宦臣下所得而有勔閭閻賤人而專國家之財利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爲已有器宇服用上擬乘輿田畝房廊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榦脛大于股非國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懣而切齒也勔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偃然里第曾無少損何以懲不軌而昭典憲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貲產凡勔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下之公願又

奏臣嘗論朱勔放歸田里罰不當罪未蒙施行臣更為

陛下具疏其惡勔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貲交結近習進

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二十年蠹耗御府及東南

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強取於士庶之家未

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為之一空所獻什物纔直

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勔

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

下迨厮役猶為橫行媵妾亦有封號汙辱名器中外不

平勔與其子汝功汝賢各立門户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忠義之流恥見纓紱以勔所引用布列内外也勔之田産跨連郡縣歳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守令為用莫敢誰何人人銜寃痛入骨髓是為封豕長蛇蝅食於民者也頃嘗引趙霖建三十六浦閘及浙西園田驅二浙安業之民與必不可

成之役徒畚丁夫擾及下户方時天寒役民於風雨波濤之中死者相籍霖欲年利獻勔督役益嚴吳越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嶶州盡歛公私遺勔騶引為發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掊克六路被害妄興水利倖求功賞實倚勔聲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輩以常平轉運使錢與之舳艫相銜以往皆頼勔以竊顯官小人多財窮奢極侈其居浙圜第悉擬宫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致嚴肅尊君父在京

則以養種園為名遷徙居民以為宅所占官舟兵級甚多月費官粮充其私用臣近常論勔專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侔人主者此人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廢法以惠奸恐非聖朝所宜有伏望特震天威即加誅殛仍竄流其子孫籍沒其資産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奉聖旨朱勔安置廣南籍沒財産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

心也陛下臨涖以來元惡巨奸相繼誅逐而天下之情終未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耳臣請陳之近年用事之臣欺君妄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奢侈過制賕賄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終之則京之罪大於黼審矣隳壞軍政構造邊隙棄盟啓戎招寇胎禍私取官物擅蓄禁兵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於稹審矣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挽轉行舟水陸不絕割剝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勔始之李彥繼之則勔之

罪大於彥審矣外總樞府內預朝政用名士以濟其奸盜文名以售其偽專為諂媚以道主意競作淫靡以蕩上心者蔡攸梁師成實為之則攸師成之罪同矣比者之禍職由八人今黼稹彥師成或殄或竄而京貫攸勔尚從輕典罪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惋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失刑之譏大臣有庇奸之謗也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荒梟貫勔於東市以慰宗社之靈以快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制皇弟太傅

鄆王楷爲鳳翔彰徳軍節度兼相州牧太傅肅王樞爲太傅淮南山南東道節度使　制曰篤於親以與仁莫先立愛友于弟而施政不令自孚朕嗣守慶基仰奉慈訓肆褒崇於同氣乃誕舉於彛章咨爾在廷聽予作命皇弟太傅静江奉國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履常而達變迪哲而允文傑才鍾河嶽之竒英氣稟乾坤之粹佩服儒術居聞義理之多周旋敵營弗爲威武而屈克成休烈載錫寵光河間大雅不羣玆聲華之特

異東平全忠成孝宜眷禮之有加屬纂極之云初肆宣
恩而自近其更施於兩鎮仍衍食於多田嗚呼小雅編
棠棣之詩尤見急難之助開元著脊令之頌是彰友愛
之符往體眷懷益綏壽嘏可特授集慶建雄軍節度使
亳州牧兼平陽牧依前太傅康王　制皇弟太保武勝
興寧軍節度祁王模為太傅清海慶源軍節度太保濟
王栩為太傅護國寧海軍節度太保沂王楞為太傅河
陽武寧軍節度皇弟南康郡王栻為檢校太傅感武軍

節度鄆國公榁為檢校少傅橫海軍節度皇弟太保景王杞為太傅判南鎮東軍節度使皇子大寧郡王諶為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皇弟太保莘王植為太傅保平崇信軍節度使皇弟韓國公榿為檢校少傅安德軍節度皇弟徐王棣為太傅山南西道武昌軍節度皇弟平陽郡王榛為檢校太傅寧江軍節度已上並以上即位推恩也　錢蓋除龍圖閣學士充陝西路制置使解潛充陝西五路制置司都統制錢蓋專一措置京兆府

等路保甲前軍器少監郭忠孝差京兆路提刑兼同共措置保甲

二十九日聖旨金人自過大河已見渝盟所有發遣歸朝官并歸朝人並令依舊更不發遣

三十日臣僚上言伏見新除發運使宋㬇險佞庸狡専事反覆早締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寵榮積有過惡朝廷近者再除㬇發運使臣等謂陛下濶略往愆責以後效未敢列論今乃聞㬇包藏禍心覆出為惡構

造不根之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洶洶莫不疑駭伏望斷自淵衷早賜竄逐又奏伏見宋晦以險詖之姿專為反覆昨自發遣罷歸既欲自為身謀又欲黨庇蔡攸盛稱蔡攸有扈從之功又言上皇忿怒之意於陛下又自稱所以解釋上皇之語於縉紳士大夫間聞其言者莫不駭愕臣料晦既於陛下之前安言上皇忿怒之意以恐動聖聽安知其不於上皇之前又構造疑似之語以濟其私乎仰惟上皇誠心恬退託

大寶於陛下授受得人良所欣然陛下自行宫東去朝夕思慕見於顔色父子之間誠意相感如此上皇何事而致怒陛下何心而有疑哉瞬乃懷奸爲惡反覆離間如此不置於理無以懲戒又貼黄稱竊見往者初報金人入境瞬首除發運使其實護送蔡京蔡攸家屬盡往東南故京攸一門與瞬之家中外千餘人無一在京師者至於京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衆其後公卿士夫各遣家出京城十室九空實自瞬首爲此計以誤之

也迹其罪狀誠不可貸欲望併賜施行奉旨宋㬇落職與在外宫祠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委任責以成功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今日報將

兵復驗首級提點賞犒催促粮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裏勾當抽摘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迹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陣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為監軍為

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措置邊事又為安撫置使又為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管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為勾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末乃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為承受許領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稹者乎易曰履霜堅氷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

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典制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事之戒示以專任將相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於四方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

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為名僥倖
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
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
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
為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
指揮令前去省侍　制曰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
功二十知人實本於殛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

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踈虞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為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刦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略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禄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愁痛而無復樂生志士隱憂而至於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明衆惡而斥踈卒以自營而收名至交通宮禁黷用邦財真同妾婦之為莫識穿窬之恥逮

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徇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疊上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兹稂莠灼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殲誅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怠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聖旨內侍官觀察使銜內除去管內二字

靖康要録卷三

靖康要録卷四

四月一日詔皇太子大寧郡王諶嫡長而賢年甫就傅可依大臣所請擇日降制立為皇太子

二日臣僚上言近日朝廷元惡大憝悉行竄殛而殘孽未殄士論不厭李彦括田京東西賊民之大者監司守令助彦為虐者猶未放逐監司如王子獻郡守如韓宗冑縣令如劉愿王澥此數人罪惡尤著王子獻在京東

與彥為姻好倚勢裒刻百姓嗟怨欲食其肉宗胄守唐日斂數百千以供西城剥膚椎髓民不堪命比因軍興調發恣横滋甚民至有自經蹈河赴井而死者不可勝計道路流聞情所不忍劉愿王澥挾西城之威殘虐百姓與宗胄相埒伏望亟正典刑使為惡者知戒近見除向子韶為京東漕其人操守堅正有徇國愛民之心凡李彥黨與在京東為民蠧者宜悉使之究治鋤其根穴京師亦乞遴選漕臣如京東施行庶幾兩路編氓積年

寃憤一旦消釋奉聖旨王子獻已施行外韓宗胄等並
罷京西路委井度餘依　皇弟相國公梴為檢校少傅
保寧軍節度建安郡王楧為檢校少傅安遠軍節度溫
國公棟為檢校少傅靖難軍節度嘉國公椅為檢校少
傅彰信軍節度儀國公桐為檢校少傅肇慶軍節度瀛
國公樾為檢校少傅雄武軍節度昌國公柄為檢校少
傅平海軍節度潤國公樅為檢校少傅興德軍節度皇
伯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並加恩有差以上即位故也

三日車駕幸宜春苑奉迎太上皇帝　少宰吳敏奏臣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風不見於世久矣臣有私懇上恃聖眷敢冒陳之乃者侍御史孫覿言太學諸生又將伏闕為變而太學生吳若為之唱上誤聖聽吳若罷逐今孫覿既責吳若未還臣近稍聞外議謂若常言臣之過而臣勸陛下逐之故至今不復臣初不以為信昨太學生上書亦有道此者則若之有是言審矣臣愚竊謂如臣方蒙拔擢任使而若乃能上書言臣之過

此人之所難且以臣之故而逐若此臣之所不安也伏
望聖旨名還吳若以慰衆論以明臣區區願聞其過之
心以廣陛下求言之意不勝僭越奉聖旨依奏 是日
太上皇帝入國門
五日聖旨依熙豐法監司守貳並替成資闕
六日駕詣龍德宮朝見太上皇帝 高陽關路安撫使
陳遘中山路安撫使詹度並奏殺獲敵兵其金人已過
保州出塞前去保護僖祖順祖陵寢並無蹤虞 詔曰

朕承祖宗之休烈嗣守歷服夙興夜寐弭躬節事日再
御朝深訪元元之疾苦務便安之而聞四方郡縣奸吏
故習叨憒弗革朕甚悼焉頃緣扞寇俾招戰士聞荆湖
間至居民等第雇募財貲力屈軍食調發固已騷動而
京西漕臣驅民陸運牛車擔負老壯道斃今若此類則
云少間然而貪吏盜攘苛吏掊克種種如故租税折科
至增數倍供億和市或弗與直吏治之悖謬抵此而欲
望王澤究宣邦本安阜其道甚艱朕方詔輔臣擇精明

吏出按此屬使重置于法故先播告監司守令庶幾承
風遵畏簡書自求新益以稱朕意毋忽
七日制尚書右丞耿南仲除門下侍郎　知樞密院事
李綱四上劄子以昨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橫遭誣譏
有玷國體欲乞罷免奉御批令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
委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
還又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乃
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

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恱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豫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願以為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制曰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圖政罔協于中施澤未究于下攬有司之抗議援故實以力陳謂慎主鬯所以嚴七廟之承謂早建儲所以系四海之望欲邁周家千歳之盛治宜稽漢帝

初元之舊文朕恧焉以慙瞿然而改惟縉紳之言甚大
念宗社之計莫先勉徇衆懷遂正國本誕揚顯冊敷告
外朝皇子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大寧郡王諶生有
奇姿性得異稟弱靡好弄屹爾成人之儀長則嗜書粹
然盛德之器比肇封於西土猶虛位於東宮是用憲祖
宗之彝章信龜筮而協吉實天心之是祐非朕志之敢
私嗚呼朕方遠慕成康之隆近圖文景之懿庶阜民俗
克靖我家惟爾益懋於今猷惟爾益勤於典學忠以勵

庶邦之享孝以興天下之仁時其榮懷爾益譽處可立為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八日臣僚上言知陜州王復闒茸貪饕臨民無狀盖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僕隷也交結近習賂遺權貴進非其道處非其據今雖落職猶以通議大夫玷守名藩不加汰斥未厭輿論奉聖旨王復放罷　臣僚上言國朝因唐舊制判定三品五品之服每郊祀慶成疏恩四海有司以告然必限以歷仕之年拘以通籍之例除日罪故

去官之日如是乃得五品服馬又如是而官至大夫乃得三品服馬一坐汙墨終身不豫也其法可謂嚴矣唯中外更踐望實兼著則燕朝對歇間有特賜之寵以昭異數然率三數歲不一有也近歲服章之濫未見前比兒童稚齒垂金曳紫袂相屬肩相摩也外則部刺史州縣之吏託以辦職亦獲此賜䕫緣干請薦紳指笑而特賜者十常三四矣又復聽以婦人冠帔改換于是執政大臣王侯妃戚之家子孫弟姪内外姻黨人人得之朱

紫紛亂不勝其濫矣習以為常恬不知愧方陛下修明紀綱裁抑僥倖服章之與安可不革昔唐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伏望明降詔旨自今不許因事特賜與援例改換其日前非緣陛對元係臣僚賞賜與冠帔改換者在京委禮部在外委郡守移牒告諭俾之自陳悉從釐正若官品相當及曾任從官以上者自合如今其賞賜金帶者亦乞准此施行奉聖旨依奏　御

史臺言根究到保和殿大學士蔡行自敵人廹近畿甸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奉旨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襄陽府安置又根究到工部侍郎馮温舒非因差出擅離職守奉聖㫖馮温舒落職　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運呂頤浩差提舉西京崇福宫　詔吏部隨龍人令取索推恩數内門下侍郎耿南仲遷正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王易簡遷中大夫應隨龍官吏并諸色祗應人等有官資人各與轉四官無名目人並補承節郎　譚世勣

李僩請並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依舊管勾龍德宮　詔龍德宮曰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九日少宰吳敏奏皇天眷佑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日之謂也方今民未見德敵未畏威謂宜大更革以承天休而玩歲愒日何以有成臣不勝大懼伏望明詔宰執置司辟屬遵上皇詔旨取祖宗舊法悉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成王酌先祖之道宣光復古庶幾在此奉聖旨依奏置司討論既

而詔少宰吳敏太宰徐處仁各薦屬官十員仍差宰臣
充詳議提舉官徐處仁蹈逐到吕本中范宗尹為吏房
趙𥙿李亘為户房劉寗止張元幹為兵房安元方若為
禮房莫儔為刑房劉彦適為工房吳敏蹈逐到梅執禮
晁說之為吏房張懿向子諲為户房折彦質為兵房孫
傅為禮房胡安國李樸為刑房李彌大江端友為工房
于尚書省令廳置司以侍從官為參議餘官為檢討分
六房使各討論限半年結局奉聖旨依奏提舉官差李

綱吳敏徐處仁　太學生陳東補廸功郎除太學録既而東辭不受命　少宰吳敏劄子奏道君皇帝方舉堯舜之盛德以授聖神而陛下方建宣光之大功以安宗廟茲者行宫還闕法駕郊迎慈孝藹然契濶悲喜天地為之開霽神人莫不感動中外大慶古今所無此誠宗社之休臣民之福也臣聞嚴君平為人臣言依於忠為人子言依於孝臣竊謂今日羣臣之任正在於此顧下臣章曉諭羣臣使凡進見於上皇之側者皆能發明聖

孝晨夕思慕之心以助慈愛凡進見於陛下之側者皆能傳道上皇聖慈起居悅豫之意以安孝心雖二聖交歡天性至情無待於此然先事而言臣之職也臣不勝大願奉聖旨依奏

少宰吳敏劄子六經垂訓蓋天所以與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流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獨恨更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

則春秋永無復可考殊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綿遠羣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説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詞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説則其文亦繆矣曰聖人之經豈乃是此是葢弗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世法譬如覆載之間象緯昭於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則文王之作易孔子之作春秋是皆周禮之所在也臣愚願下明詔復立

春秋學官令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願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河陽鄭州當兵馬往來之衝京西路漕臣陸宰未嘗過而問也但自為逃竄計不復以國家為意奉聖旨陸宰落職送吏部　少宰吳敏劄子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升詳言其迎養所生母之孝又嘗聞搢紳誦其詩而端友躬耕疏食守節自重頃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託不肯就自

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鄙柄任申先尹焞鄧肅之流偶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

十一日詔王永從呉澥楊邦直皆係騷擾東南之人臣僚累有章疏永從降授東義郎致仕呉澥楊邦直並除名勒停送諸州編管日下押出門

十三日乾龍節百官上壽賜宴于紫宸殿太上皇帝賜

功德疏一軸香山子一座真龍卵瓶真鳳嘴杯各一

种師道种師中等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驅逐金人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并沿邊州軍並已平安獲到敵俘并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奏聞事

十五日太宰徐處仁劉子唐馬周上疏太宗言陛下誠欲厲精求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臣愚以馬周之言可謂切於治道乃者金人乘虛深入蹂踐陵侮無所不至國朝以來未有此辱陛下初即大位

日御便座近見羣臣視閱四方奏報與士民所上章往往夜分不寐而又恭儉約素無所嗜好專以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幾拳拳於心勤勞可謂至矣故不二月而金人出境社稷再安此豈股肱翊賛之勲爪牙宣力之效哉葢聖德勤儉得天心之助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凡修身治國之要必稽之於祖宗考之於今日如嬪御之多寡宴游之疏數土木之營造道佛之齋醮

近習之權寵戚里之禄秩賜予之厚薄費用之豐約凡欲有所為必仰而念曰祖宗之法何如靖康之初何如三復審諦然後行之則國勢安强民情悦豫紀綱立而外國畏足以刷金人深入之恥矣伏望陛下留神於斯八者朝夕思之如盤盂几杖之銘不忘於起居飲食之間業業兢兢常如今日則陛下可以比隆堯舜之盛治而臣愚亦庶幾馬周之忠君臣俱榮不其偉與奉御札覽卿所奏甚喜朕心素定無有少易　太宰徐處仁劉

子學之為王者事誠先務也陛下毓德春宫十有二年寢門問安而退以經史自娯臣聞靡不有初終之實難願陛下數御邇英延見講讀之臣仍依故事時名宰執並赴講筵研究經義詢求治道探之以驗物稽之以決事興起治功並隆於唐虞三代之時實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否泰以類相反而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為往來方今天下奸惡如織萑𦮼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爛羊之能濫寵有續貂之歎吏部充塞無闕

以擬注版曹空匱不給祿廩若不一大𨯳革恐終不可有為今以軍興多故郡縣餉運鞭笞良民無直而糴上下皆獘公私共勞而奸宄無用之人坐縻食廩之蓄此所謂繁其華去其實而披其枝傷其心者也願詔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𧄼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陂田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文字庫等之賞淫朋比德

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効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賢奸凶取位賕賄買官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追奪還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横取名器如節度横行之貴仕秘殿延閣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貸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煩願令吏部畧具閥閲關諸臺諫分使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等事如鮮于可等非理譴逐宜自元斷月日復其資秩恩數量才推擢以

勸忠良然後位著可清賢能可進民生可安國用可節昔唐去斜封墨勅之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為疑則今亦何難之有夫糞土為墻則匠石不施塗塈鄭衛調瑟則伶夔難致簫韶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奉聖旨依奏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倫落職提舉華州雲臺觀以任大理卿日與朱汝賢為傳信平江府事皆取決朱勔之家也　聖旨王黼家屬特令任便居住其咸平縣墳地約三頃蘇州田產歲課約二千石並特與

給還　户部尚書聶山罷領開封尹詔賜聶山改名昌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聞河北金人已遁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葢金人往來中國如踐無人之境其鋒未嘗少挫而又載金帛以往轂擊而肩摩毆畧產畜與夫編民子女襁屬不絶一舉而獲利如此輕我之心必甚復来之期今秋决矣古人所謂來而不能困而得氣去後未易服者此也然則邊患之事今為急務正使愛日而圖之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勿及若曰寇

退未必復來偷頃刻之安務茍簡之集臣恐禍至甚於
前日傳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貴及時也時者易失而
難得從時者若救火追亡蹶而趨之若夫邊城以北深
溝高壘據其要害阻其走集使騎不得越明斥堠謹守
備選將以任之練兵以使之積粟以實之誠為今日先
務經營措畫今其時也舍今日而不為恐無及矣蓋自
童貫開燕以燕為邊然如雄州中山河間疆埸備禦一
切廢罷凡百邊事久習誕謾兵以少為多粟以無為有

將以不才為才臣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為實事更惜寸陰而為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為某事用某人明日亦然而日復一日所為不輟庶幾能為先患之防向蔡靖到燕山日以危急告朝廷而白時中李邦彦怙為無虞失其機會遂使敵騎長驅莫之能禦臣所以乞朝廷孜孜汲汲措畫邊事恐蹈覆車之轍復貽陛下宵旰之憂也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夙日措畫邊備天下幸甚奉聖旨三省

措置

十六日臣僚上言臣聞唐德宗巡狩奉天自發洋州百姓進獻瓜菓欲各與散官陸贄不可曰爵禄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勲功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不已誠以所係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巡州縣供饋無缺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為功兼供匱之物自一毫以上皆出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人非出於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刻

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
請求須索無藝徃徃縁此得其懽心揄揚贊美達之上
皇遂至增秩賜金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進三官者有
賜黄金至百兩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濫賞横賜非散
官之比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絶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
犯鹿隅僥倖苟得如彼況上皇鑾輿還闕將士冒行陣
突鋒鏑以衛護社稷者或横屍原野暴露邊鄙未聞少
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

所有遷官進職指揮伏望寢罷以安人情契勘上皇經由道路宣力人寧陵知縣趙子游喻光祖葉景述各轉三官等聖旨轉三官人轉兩官除轉兩官人轉一官

御史中丞陳過廷言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横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抵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福於前王黼竊弄威福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

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為矛盾至於包藏禍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然竄殛之刑獨加於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柰天下憤嫉何柰四裔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以厭天下之意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上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僭越義在不赦謹按朱

勔於私家建神霄殿乃安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脅持上下凡節朔郡縣吏與監司經由皆朝拜於其家人臣之家有朝拜之稱此何理也借應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數千實以自衛不隷州郡結為死黨大逆不道迹狀明甚竊弄威柄江淮以東均被其毒魚奪民產無有紀極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即時遷徙無敢不從者凶焰若此若不早為之所竊恐別致生事伏望肆諸市朝與衆棄之散遣其子孫投之四裔以絕奸偉天

下幸甚奉聖旨朱勔移韶州覊管　制以檢校少保平涼軍節度使范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依前中太乙宮使訥以疾辭節故有是命　制加鎮洮軍節度种師道為太尉依前河北宣撫使　聖旨朱勔子姪分散諸州居住朱冲朱勤官爵並行追奪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臣僚論宇文虛中罪狀宜正刑典陛下俯循公義特罷樞密然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士論藉藉豈所當得謹按虛中天資奸佞善儷權貴始由梁師成以

進其後童貫平燕遂為叅謀凡貫欺妄君父文飾己功
而見於章奏者皆虛中為之自貫始開燕薊謀取雲中
蠹國喪師妄竊功賞招納叛亡構成邊患皆虛中主謀
及貫聞冦至棄兵遁歸而虛中亦與之偕來遂使邊城
不守敵騎長驅在律當與貫相次受誅也朝廷猶責以
後效進大學士用為軍前宣撫使虛中輙遁逃淮甸至
煩聖旨遣內侍追尋始趨闕下自知罪惡昭著不可逃
責乃巧詞詭説求使金國是時和議已定虛中何與焉

掠為已功遂叅樞廷其懷奸誤國方命營私罪不在王琢之下自朝廷議割三鎮凡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夫匹婦莫不皆以為非獨虛中與李棁李鄴鄭望之輩以為當然其意實欲賣國結仇自為身謀於是為敵張大其勢恐脅朝廷李鄴謂敵如龍如虎虛中謂體生鱗甲不可與敵是反於敵為說客使我畏縮甘心割地古人罪六國之臣曰外挾強秦之威內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虛中之謂也今以秘殿峻職出殿巨藩

欲望早賜流竄以為誤國方命者之戒所有錢益嘗任邊帥無過失乞且留青州以免數易之弊奉聖旨曾李序差知青州宇文虛中候替人到發來赴闕　聖旨宰執請受可權支三分之二支賜減半支一次從少宰吳敏之請也

聖旨梅執禮吳幵楊時並兼侍講王寓莫儔孫傅並兼侍讀餘並罷　斡喇布遣計議使賈霆副使冉企弓來議三鎮未下就差王球引伴到闕時球至中山府望都縣趕及肅王斡喇布以三鎮未下未令肅王回故遣賈霆等隨

琛先來　制太師鎮南軍節度鄭紳進封樂平郡王駙馬都尉康國公致仕錢景臻加食邑應道軍節度朱孝孫加檢校少傅鎮安軍節度劉宗元加食邑岳陽軍節度王舜臣加檢校少師鎮海軍節度劉延慶加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姚古加檢校太師奉國軍節度高俅加檢校太保保信軍節度劉敷加檢校太保武成軍節度劉敏加檢校少師瀘川軍節度錢忱加檢校少保嚮德軍節度張楙加檢校少師陸海軍節度鄭巽之安德軍節度鄭成之並加檢校少

保少傅鎮西軍節度衛國公佘深加食邑

十八日臣僚上言寶文閣學士前知京兆府威章昨自罪廢復蒙收用宜率德改行上副朝廷之意而章虎狼之性不悛豺虺之毒滋甚肆行克虐毒流一方近者名兵闗陜以赴國難章坐觀事勢遲留不行進無勤王之心退有營私之志而又秉勢作威一日殺僇無辜者數十人軍兵洶洶幾至變亂頼朝廷已賜廢罷使之赴闕葢是從官罷帥之故事非名還也例皆止於近地陳乞

外任或宫觀未有乘此徑赴闕廷者章志在茍得無復
廉恥聲言召還遽至城外臣恐陰懷結構復圖進用若
萬一使之立朝則民庶忿怒之情士大夫公議不與必
至喧沸伏望與一外任宫觀不得復入宫門以為奸邪
小人茍得毋恥之戒奉聖旨依奏差提舉江州太平觀
太宰徐處仁劄子乞將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應係
官田名募强勇使為永業並依陜西弓箭手法以為民
兵又乞漸修馬政以為禦戎之備奉聖旨並送詳議司

聖旨陽武知縣蔣興祖長垣知縣上官敏功能死於職守各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太康知縣康國材扶溝知縣惠厚下東明知縣宋晟能率衆守禦與改合入官尉氏主簿曹嗣宗廵轄李充美因賊至皆死於職守各贈三官與一子恩澤雍丘縣丞趙不矜攝縣事措置有方敵不能犯城鄢陵縣監酒稅趙子璆能率衆扞禦各轉兩官鄢陵知縣張𦙶因敵犯闕乃稱母喪輒去官守退復就職可除名勒停鄢陵縣尉闕　金兵未至而遁可勒停

宣教郎吳安國武翼郎王觀奉使絶域

十九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臣竊見陛下即位之初夏國賀正人使襲用前例持珠玉而來欲邀厚利三省同奉聖旨夏人賫到珠玉更不收買賜錢一萬貫又開封府籍沒到王公之家有雕鏤靡麗之物甚衆奉聖旨華侈什物並行毀棄於是開封裒集華侈什物焚於通衢都人聚觀無不嘉歎以此見陛下不寶遠物不貴異物以敦樸為天下先也臣竊記陛下初立為皇太子曾

具劄子奏上皇乞裁减東宫庶事其言曰慎乃儉德惟
懷永圖立身之始敢不念兹今兩降聖旨如是信克踐
其初矣臣聞古聖帝明王所以風化天下事不在大亦
不在多發於至誠而天下化矣史稱漢文之德化亦不
過一二事而已陛下日新斯德久而不渝則民風厚邦
本固漢文之治不足道也伏望收臣所陳宣付史館奉
聖旨依奏　監鳳州酒税務徐秉哲行殿中侍御史
二十二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近年建節之臣雖胥吏

廝役輩亦有濫除者功臣貴戚蓋與為伍比者平凉節度范訥抗章有請願歸環衛聖恩隆厚特授以右金吾衛上將軍制命一頒衆皆歎忭臣計相繼亦有請者今欲乞除宗室及實有軍功人別作措置外其餘節度並依范訥換授施行奉聖旨令吏部開具除授因依聞奏契勘鄭紳係太師鎮南軍節度佘深係少傅鎮西軍節度奉聖旨鄭紳為上皇皇后父特免換外佘深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王易簡除資政殿大學士　制皇弟南康

郡王栻進封和王平陽郡王榛進封信王皆以將出閤也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熙寜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為新政以爵禄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為奥援挾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以至為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黄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為不足法流弊至今為害日久晉以王衍溺於莊老遂至南渡今天下之士掾筆弄墨朝誨夕諭

升孔子之堂宗虛無之教而欲風教不壞朝廷乂安其可得乎朝廷以科舉取卓偉之才以詩賦待才能之士以策論試操守之節或質以吏學或究以時政令之策士盡成虛無不根之言欲士詳於古今治亂不可得矣國家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記變更舊章之後至今五紀特立不羣為大臣幾何人哉國富民康果及祖宗之時乎不待辨說可知矣今國威不彰由用人不責其實救之之術莫若遵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負聖

人之旨者亦許收用至於老莊字說並行禁止奉聖旨送禮部詳議　聖旨陳瓘子正彙昨緣言蔡京坐罪可召赴闕取旨與差遣

二十四日手詔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强鄰陵侮侵擾邊境達於都畿賴祖宗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啟朕心屛去邪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敵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敵情狡獪未有所懲秋

高馬肥䖏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郊陲蕩攘邊塞則何以震懼外邦奮張天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名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粮豫備軍需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再勤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條件付樞密院施行

司諫陳公輔言

臣蒙陛下不以臣狂愚擢在諫省此古者拾遺補闕之官自宰相執政以下臣能論之皆不為難唯於陛下聖

躬倘有遺闕臣拾而補之玆為稱職臣所以不避鼎鑊之罪上干雷霆之威伏惟睿慈時賜矜察臣下情不勝惶恐懇切之至臣竊覩陛下以孟夏享景靈東西二宮遂幸陽德佑神觀臣淺陋不熟本朝典故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耶抑近世為之若近世為之自不可為法若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神明瞻其威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於心豈容於此日擁嬪御具聲樂以肆游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

足以示孝也臣又覩陛下自初即位恭謝之時輿服樸素儀衛簡約以至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少如今日故百姓觀之莫不歡呼感戴以手加額皆言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陛下前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衛衆多以至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盛於向時故百姓觀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訝之者安知其不聚談族議謂恭儉之德不如仁祖乎仰惟陛下天性恭儉自養徳東宫以至即位之初未甞少變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諛言媚惑

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必務為光華盛麗以歆艷觀聽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區區於此是特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冠難未平民力未裕財用未饒兵計未辦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淫靡未消全在陛下恭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漸為奢靡異乎初即位之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為陛下惜之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於親必須損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為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隆厚則天

下財物何以給之哉臣愚伏望聖慈今後孟享既罷即時還宫其餘行幸除詣龍德寧德二宫外皆乞暫罷蓋上皇既居外宫非時不出陛下亦自不當游幸矣仍願車駕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蓋彼見陛下自初即位恭謝之時簡儉如此今未三月儀物稍多若是自此天下無事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欲耶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為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惟聖人乎惟陛下念之臣愚昧不識忌諱觸

冒宸聰無所逃死在陛下處之而已奉聖旨孟饗今後更不帶過宫觀儀衛輿服但係故事伶倫聲樂朕素所不好並未嘗用左右嬪御盡數皆已放出不曾設置供帳飲食已曾減省可更令簡儉披覽忠言倍深欣歎

二十五日聖旨宇文虛中落職與宫祠鄭望之李鄴昨除户部侍郎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知懷州霍安國知密州郭奉世近降再仕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宫　臣僚上言上皇聖詔有曰縉紳賢能

陷於黨籍此上皇晚悟之意陛下所宜奉承不可緩者也近日黨人中惟司馬光獨蒙褒崇如吕公著韓維范純仁吕大防安燾輩皆猶未及公著追事仁祖稱其有顔氏之節英宗神宗尤加禮遇神宗甞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適卿者其眷遇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凡在元祐黨籍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職與合得恩澤如陳瓘鄒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稱為鄒陳今瓘已褒贈而浩未見

其叙復願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奉聖旨令吏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元犯因依及未曾牽復不管漏落具狀申尚書省　聖旨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急速報行　臣僚上言仰惟太上皇帝崇奉道教與借羽流嘗降旨立視官之法寵以虛名他事不容其比擬聖意斷可識矣名品既定僥倖漸萌陳乞百端遂同文階入雜壓封贈其父母奏補其親屬身死有遺表恩澤坐立與從官爭席其家得為官戶其親

得以用廕且市井小人僕夫賤隷皆可披戴所費不過百千緡因結請託一為道官恩數遂與士大夫無異又有挾陰陽卜祝及詭怪誕妄之術得先生處士之名官視正郎恩數越於道流其在外者則緋袍象簡冠帶魚袋出入州縣軒然自得士人為之切齒上皇察其有害無利去年冬嘗詔罷道官又詔道籙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頗怏天下之憤且視官之法既罷其人與編户等耳其封贈父母而弟姪尚可蔭用其奏薦

恩澤而親戚尚在仕途根本既伐枝葉何得獨茂乎欲乞諸路委監司一員差官根究拘收毀抹入官盡削官户之籍若先生處士其人元不以伎術進身果有德行道藝為士流推服者許報奏別給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奉聖旨應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告勅委諸路提刑司拘收類聚繳申禮部

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便佞狡獪敵中奸雄始得

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為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叨竊寵禄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名金人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郴豈可使二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憤懑之情奉聖旨趙良嗣取首級二十九日聶山除開封尹恩數並依尚書例梅執禮除

户部尚書王時雍工部尚書　臣僚上言近請置詳議
司討論祖宗舊法雖已許置司辟屬而言者屢論以為
不當置見今未曾開局欲乞更不置司如聖意尚欲討
論即乞令尚書省六曹各具其事上之都省送中書省
取旨施行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馭將之方屢以為
言如何灌子若孫當行削奪羈置庶使將帥知逃遁者
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至於姚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
遣倘或又如往歲藏竄半年以幸復用無所懲艾奉聖

旨何灌子孫並勒停送唐州覊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名募告捉白身與承信郎有官人轉三資　聖旨資政殿大學士高伸除延康殿學士宫祠高堯明追五官勒停馮温舒蔡修並已降指揮以御史臺根究到擅離職守故也　御史中丞陳過廷言罪惡之著莫甚蔡攸當京擅權專政彼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宫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及童貫興師名亂彼又副之出構邊隙歸冒重賞以襦袴之資而當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纛

國害民亞於京貫竄殛之罰不可以免今雖降指揮令侍京於貶所又官為大夫列於侍從如是而曰竄斥可乎又奏京以奸惡竄之遠方諸子及孫自當隨侍今脩居杭州絛居宿州諸孫居拱州各攜妻妾自圖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京貶所庶稍知人倫之義奉聖旨蔡京移韶州朱勔移循州蔡攸可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蔡京子孫分送湖南朱勔子孫分送湖北京攸貫勔並差使臣管押前去又奏臣竊惟太上皇帝聰

明仁恕圖任宰輔推以誠心委之不疑而左右大臣勿克奉承託正論以為奸飾浮詞而肆誕倘可取悅一時雖詒後世之憂勿顧也倘可持禄固位雖詒四海之患勿恤也自蔡京作相二十年假紹述之名而無紹述之實作威作福紛更妄舉致使熙豐法度蕩然掃地王黼繼之七八年間託享上為名而無享上之實懷奸營私招權納貨致使奸贓之吏布滿天下凡於古無所稽攷於經無所依據則必曰自我作古臺諫敢有論列有司

敢有申明則必曰規摇時政竭民力耗國用以事虚名則必曰此三代甚盛之舉也崇儉約抑浮冗以圖實效則必曰此五代鐫削之計也每建一議立一法未見是非利害必立嚴禁不得干與又立重賞許人告訐大臣坐視而不敢言黎庶懷憤而無所訴監司守令覩望風指惟恐奉行之緩天下化之悉為文具於今而後不可不戒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明詔戒飭中外臣僚各究乃心以揚職業雖朝廷已降指揮施行事件或於民間不

便於政事有妨者並許開析利害申陳勿以前日憚於權臣不問可否到郡施行爭報就緒而已庶有實利及於天下豈勝幸甚取進止

靖康要録卷四